

汝龙译文集

契诃夫小说

(下)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契诃夫小说

汝龙 / 译



汝龙译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契诃夫小说集(上、下)

汝龙 译

责任编辑:汪 洋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南陵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0

插 页:4

字 数:750,000

版 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25-3/I·1511

定 价:3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彩 票.....	471
昏头昏脑.....	477
谜样的性格.....	482
坏天气.....	485
检察官.....	491
在旅馆里.....	497
在墓园里.....	501
新 娘.....	504
露马脚的舌头.....	525
太太们.....	530
照片簿.....	535
求 婚.....	538
带叭儿狗的女人.....	540
跳来跳去的女人.....	559
在峡谷里.....	587
装在套子里的人.....	630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645
醋 栗.....	650
没意思的故事.....	662
马 姓.....	725
变色龙.....	730

关于爱情	734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744
第六病室	757
儿 童	814
歌 女	820
哀 伤	826
假 面	832
散戏以后	838
薇洛琪卡	841
复活节夜晚	855
牡 蛎	867
坏孩子	871
美 人	874
某小姐的故事	883
3 ⁵ 逝	888
吸烟局里	902
白嘴鸦	904
外科手术	906
打 赌	911
问 题	919
头等客车乘客	926
艺术品	933
安魂祭	938
小人物	944

彩 票

伊凡·德密特里奇，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子，每年靠一千二百卢布的收入养活自己和一家人，非常满意自己的命运，吃过晚饭以后在沙发上坐下来，开始看报。

“今天我忘了看报，”他妻子一面收拾桌子，一面说。“看一看中彩的单子登出来没有。”

“哦，登出来了，”伊凡·德密特里奇说；“不过，你的票子还没有失效吗？”

“没有，礼拜二我还去取过利息呢。”

“是几号？”

“第九九九组，第二十六号。”

伊凡·德密特里奇素来不相信有中彩的运气，照例不肯看中彩的号码单，不过现在呢，他没有别的事可做，报纸又恰好在他的眼前，他就伸出手指头顺着一串号码划下去。仿佛故意嘲弄他的怀疑精神似的，从顶上下来，刚刚到第二行，他的眼光立刻触到了九四九九的数目字！他信不过自己的眼睛，连忙把报纸放在膝头上，也没细看票子的号码，就跟谁泼了他一身冷水似的，他只觉得肚子里头生出一股好受的凉意，痒酥酥，战兢兢，却又受用！

“玛霞，有九四九九！”他用有气没力的声音说。

他妻子瞧着他那吃惊的、吓呆的脸子，明白他不是开玩笑。

“九四九九？”她问，脸白了，把折好的桌布放在桌子上。

“是啊，是啊……真有！”

“票子的号码呢？”

“哦，对了！还有票子的号码呢。不过别忙……等着！不，我说！不管怎样，我们的组号总算是对了！不管怎样，你明白……”

看着他妻子，伊凡·德密特里奇现出一种欢畅的、痴呆的微笑，就跟一个小娃娃看见了什么花花绿绿的东西似的。他妻子也微微地笑，他光讲到组号，却没接着查明中彩的彩票的号码；这样，他固然愉快，她也愉快。拿可能发财的希望挑逗自己，叫自己心里发痒，那是多受用，多迷人呀！

“这是我们的组号，”伊凡·德密特里奇沉默很久以后，说，“那么我们大有中彩的可能了。固然只不过是可能，然而究竟算是有了可能啊！”

“好，现在看吧！”

“等一等。有的是工夫容我们失望呢。那号码是在从顶上数起的第二行，奖金是七万五千卢布。那不是钱，而是权力，资本！等一忽儿我一看号码单，果然——二十六！啊？我说，我们要是真的中了彩，那怎么办呢？”

夫妻俩笑起来，默默地互相望着。中奖的可能，弄得他们昏头昏脑；他们说不出，也想不出，他俩要那七万五千做什么用，买什么东西，搬到哪儿去。他们只想着两个数目字，九四九九和七万五千，在想象中画着那两个数目字，至于幸福的本身，虽然是那么可能，他俩一时还想不到。

伊凡·德密特里奇手拿着报纸，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走了好几个来回，直到他从最初的印象里清醒过来，才稍稍地幻想起来。

“要是我们中了彩，”他说——“噢，那就要过新生活啦，那可就变啦！票子是你的，不过如果是我的呢，先不先，当然，我要化二万五千置一份产业，买个庄园；一万卢布做眼前的开销，添新家具……旅行……还债，等等的……剩余的四万存到银行里去生利

息。”

“对了，庄园，那倒很好，”他妻子说，坐下来，把手放在膝盖上。

“到土拉省^①或奥辽尔省^②去买个庄园……第一，我们用不着再买避暑山庄，第二，庄园永远有收入。”

一个个画面涌到他的想象里来，一个比一个优美，饶有诗意。他在那些画面里看见自己养得白白胖胖，心平气和，身体健康，觉着温暖，甚至热！在那画面里，他吃过夏天那种凉得像冰的菜汤以后，就在一条小溪旁边的热沙地上，或花园里菩提树下，仰面朝天躺下来……天挺热……他的小儿女在他身边爬来爬去，挖着沙土，或在青草里捉瓢虫。他舒舒服服地打盹儿，什么心事也没有，全身心感觉到今天，明天，后天，他都用不着上办公室去。再不然，躺得厌烦了，他就上草地里去割草，上树林里去采菌儿，或者看渔夫撒网打鱼。等到太阳下山，他拿着毛巾，肥皂，溜溜达达，走到浴室^③，从容地脱掉衣服，拿手慢慢地擦着赤裸的胸膛，跳进水里。在水里，在混浊的肥皂水附近，小鱼游来游去，绿色的水草点头。洗完澡以后喝茶，外加奶酪和奶卷……到晚上，散散步，或跟邻居玩玩“文特”^④什么的。

“对了，买一个庄园倒也不错，”他妻子说，也在幻想；从她的脸色看来，她明明给自己的思想迷住了。

伊凡·德密特里奇暗想着秋天，秋天的雨，秋天的阴冷的黄昏，马丁节^⑤前后的好天气。在那季节，他情愿在花园里，在河边，多多散步，为的是彻底凉快一下，然后喝一大杯烧酒，吃一个腌菌，或腌黄瓜，然后——再喝一杯……孩子们从菜园跑来，带来有泥土

① 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省名。——中译者。

② 在欧俄西南的一个省名。——中译者。

③ 指那种就天然的池塘搭成的浴室。——中译者。

④ 一种牌戏名。——中译者。

⑤ 在十一月十一日。——中译者。

清香的胡萝卜和大萝卜……然后他就往沙发上一躺，四肢摊开，消遣地翻看画报，或拿画报盖着脸，解开坎肩的扣子，索性睡它一觉。

过了马丁节，随后是雾濛濛的阴沉天气。昼夜下雨，光秃的树木流泪，风又潮又冷。狗啦，马啦，鸡鸭啦——全淋湿，气闷，沮丧。没有地方可以散步；一连许多天没法出门；只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愁闷地看着灰色的窗子。真是凄凉！

伊凡·德密特里奇站住，瞧着他的妻子。

“玛霞，你知道，我该出国才对，”他说。

他开始暗想要是秋末出国，到法国南部去……到意大利……到印度去……倒挺不坏呢！

“我也想出国，”他妻子说。“可是看看票子的号码吧？”

“等一等，等一等……”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接着想心事。他猛然想到：万一他妻子真的出国，那会怎样呢？旅行要单人才痛快，再不然找个轻佻的，只顾眼前的、满不在乎的女人在一块儿做伴倒也不错，千万不要那种一路上所想所谈的老是自己的孩子，唉声叹气，看见化出一个钱去就心痛得发抖的女人。伊凡·德密特里奇想象自己的妻子坐在火车上，带着一大堆箱子，筐子，包袱；她一定会莫名其妙地长吁短叹，抱怨火车害得她头痛，抱怨化了那么些钱……一到车站，她就会跑去买开水，面包，牛油……她不愿吃饭，因为它太贵……

“她看见我化钱，一定会怨，”他想，瞧着他妻子。“彩票是她的，不是我的！况且，她出国有什么意思呢？她何必上那儿去？她会把自己关在旅馆里，不让我离开她一步……我知道！”

他的脑子还是平生第一回想到他妻子老了，丑了，她浑身满是厨房的气味；他呢，仍旧年青，细嫩，健康，还可以再结婚呢。

“当然，这些全是胡想……”他想，“可是她何必出国呢？她去有什么道理呢？不过她当然会坚持着非去不可……我想得出来……”

实际上，纳卜勒斯^①也好，克林^②也好，在她全是一样。她只是碍我的事罢了。我只好受她的挟制。我想得出来她会怎样照一个正正经经的女人那样一得着钱就马上藏起来……她会藏起来，不让我看见……她会去津贴她的亲戚，却一个钱也舍不得给我。”

伊凡·德密特里奇想到她的亲戚。那些寒酸的兄弟啦，姊妹啦，姑妈啦，叔叔啦，一听到中了彩票，马上就会来低声下气，跟叫化子那样哀求，拿讨好的假笑巴结他们。那些寒酸的、讨厌的人哟！要是给他们钱，他们会争着多要；要是不给呢，他们就骂街，造谣，咒他们遭到种种灾祸。

伊凡·德密特里奇想起他自己的亲戚和他们的脸，过去他看那些脸，并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却觉得又讨厌又可恶了。

“他们全是些孱头！”他想。

他妻子的脸也使他觉得又讨厌又可恶。对她的愤怒，涌上他的喉头；他恶毒地想：

“她不懂得钱的用处，所以她吝啬。要是她中了彩，她会给我一百个卢布，把别的钱收起来，锁好。”

他看着他妻子，现在他不带笑容，却满心厌恨了。她也瞧着他，也是又气又恨。她有她自己的白日梦，她自己的计划，她自己的想法；她完全明白她丈夫的梦是什么。她知道谁会先下手抢她的奖金。

“拿别人的钱，做自己的梦，怪不错的呢！”这是她的眼睛所表白的。“不行，不准你碰一碰！”

她丈夫明白她的眼神；憎恨又在他胸中搅动起来；为要气一气他的妻子，他很快地翻到报纸的第四版，看一眼，得意地叫道：

“第九四九九组，第四十六号！不是二十六！”

① 意大利西南部的一个城名。——中译者。

② 俄国中部的一个城市。——中译者。

憎恨和希望立刻一齐消灭；伊凡·德密特里奇和他妻子马上觉得他们的房间又黑又小又矮，觉得晚饭他们吃得不受用，沉甸甸地定在他们的胃里，觉得傍晚又长又无聊……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啊？”伊凡·德密特里奇说，发起脾气来。“一走路，脚底下就碰着些纸片啦，面包皮啦，果皮啦。房间老是不打扫干净！逼得人家只好上外面去！气死我啰！我得出去，碰见榆树就上吊！”

昏 头 昏 脑

(摘自某城的纪事)

地球像个火炉。午后的太阳烘烤得那么厉害，就连挂在国货税局的办公室里的寒暑表也弄昏了头；水银柱已经升到一百一十二点五度，迟迟疑疑地停在那儿。市民大汗淋漓，就跟跑得过分的马一样，而且软绵绵地发懒，连脸上的汗也顾不到擦掉了。

有两个市民顺着市场走着，市场在一排闭紧了百叶窗的房子的前面。一个是波切希辛，当地的财政局的职员；一个是奥普齐莫夫，特约记者，多年来给报纸《祖国的儿子》写稿。他们默默地走着，热得说不出话来。奥普齐莫夫原有意挑地方官的毛病，怪市场上又脏又乱，可是，想到自己的同伴那种爱好和平的天性和谦虚的心胸，他就没言语。

在市场的中央，波切希辛忽然停住，开始注视天空。

“你在瞧什么？”

“瞧那些飞来的欧椋鸟。我想不出它们住在什么地方。它们多得真像一朵云一朵云似的……要是去弄管枪来，打它们一枪……要是把它们捡起来……要是……它们住在普列班达利神甫的花园里！”

“唉，不对！它们不是住在普列班达利神甫那儿，它们住在狄肯神甫那儿。要是你真在这儿开枪打它们，那你是一个也打不着。好枪也打不了那么远；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且，话说回来，你何必打它们？它们是毁损果子的鸟儿，这话不错，不过呢，它们是空中的

飞鸟儿，也要算是主的创造物啊。欧椋鸟会唱歌，你知道……你猜它唱的是什么？赞美歌哟……‘你们全体空中的飞鸟啊，你们要赞美主。’……不。我也相信它们住在普列班达利的花园里。”

三个进香的老太婆，穿着树皮靴，提着行囊，一声不响地走过两个说话的人的面前。她们一面探问地瞧着那两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看着普列班达利神甫的房屋的神士，一面放慢脚步，等到走出几步以外，索性停住，再看一眼那两个朋友，然后她们自己也瞧着那所房子了。

“对了，你的话不错；它们是住在普列班达利的家里，”奥普齐莫夫说。“他的樱桃现在熟了，所以它们上那儿去啄樱桃去了。”

普列班达利神甫本人从花园门口走出来了，有个教堂的小职员跟他一块儿出来。神甫看见人家在注意自己的住宅，不明白他们在呆呆地看什么，就站住，跟教堂小职员一块儿也抬头往上看，想弄明白究竟有什么好看。

“神甫一定是上什么地方去做礼拜，我想，”波切希辛说。“求主保佑他！”

有几个普洛夫工厂的工人刚刚在河边洗完澡回来，从两个朋友和牧师的中间穿过去。他们看见神甫专心专意地抬头瞧着天空，进香的老太婆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往上看，他们自己也就站住，一齐往那个方向凝望着。

一个手牵着瞎眼的叫化子的小男孩，和一个提着一罐臭鱼要倒在市场上的农民，也这样看着。

“我想那儿一定出了什么事，”波切希辛说，“着火什么的。不过到处也没有烟子。喂，库司马！”他对农民嚷道，“怎么回事啊？”

农民回答了一句话，可是波切希辛和奥普齐莫夫都没听清楚。各家商店的门口出现了睡意朦胧的店伙。在附近一个堆栈里做活儿的几个粉刷匠，下了梯子，走到那几个工人身边去。

消防队员原在水塔上用自已的光脚在地上画圆圈，这时站住，

注意地瞧了他们几分钟，走下水塔来。水塔上就此没人了。这显得很可疑。

“一定有什么地方着火了。别推我！你这该死的猪猡！”

“你看见哪儿着火啦？什么火啊，散开，诸位先生！我客客气气地要求你们！”

“一定是房间里面着火了！”

“客客气气要求我们，可又一个劲儿拿他的胳膊肘撞人家。放下你的手！你虽然是警长，可是你没权利随便抡拳头啊！”

“他踩坏我的麦子啦！哎呀！我要打死你！”

“打死？谁给打死啦？伙计！有人给打死啦！”

“大伙儿围成这么一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

“不瞒尊驾，有人给打死啦！”

“在哪儿？散开！我客客气气要求你们！我客客气气要求你们啦，你们这些蠢才！”

“你尽可以去推乡下人，可是不准你碰一碰上流人！放下手来！”

“谁见过这种人哟？真拿他们没法子办，好话不听，这些鬼东西！西朵罗夫，跑去请阿基木·丹尼里奇来！快去！诸位先生，你们要活该倒楣哟！等阿基木·丹尼里奇一来，就会叫你们吃苦头哟！你也在这儿，巴尔番？瞎子，又是上了年纪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他偏要学别人的样，不肯听话。斯密尔诺夫，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是，官长！要不要我把普洛夫工厂的工人名字也写下来？那边那个脸蛋儿浮肿的人，他是普洛夫工厂的工人。”

“普洛夫工厂的工人的名字，用不着记下来。明天正是普洛夫的生日呢。”

欧椋鸟从普列班达利的花园里飞起来，跟一片黑云似的，可是

波切希辛和奥普齐莫夫没心去看它们。他们站在那儿，呆望着空中，纳闷儿什么东西会招来了这么一群人，这群人在瞧什么东西。

阿基木·丹尼里奇出现了。他嘴里还在嚼着什么，拿手背擦一擦嘴唇，挤进人丛中去，大吼一声：

“消防队，准备好！散开！奥普齐莫夫先生，散开，要不然您就要倒楣啦！与其在报纸上写上流人的种种事情，您自己还是学一学做个规矩人的好！看那种报纸是没好处的！”

“请您对于文学还是免开尊口的好！”奥普齐莫夫激烈地叫道。“我是文学家，我不容许人家褒贬文学！——虽然我以市民的身份来说，还是尊敬您，把您看成父亲和恩人！”

“消防队员，拿水龙头对准他们！”

“没有水！官长！”

“少说废话！拿水去！快去！”

“我们没法去拿水来，官长。市长大人把消防队的马儿要了去拉车，送他姑妈上车站去了。”

“散开！回家去，该死的你们这些人！……你偏要这样才舒服吗？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这个鬼！”

“我的铅笔丢啦，官长！”

人群越来越大。要不是那个刚刚从莫斯科到达此地的新乐队正巧在附近的酒店奏起乐来，谁也不敢说这群人会大到什么程度。人群一听见他们所爱好的曲子，就张开嘴巴，跑到酒店去了。因此，谁也不知道这群人为什么聚集在这儿，波切希辛和奥普齐莫夫呢，这时已经忘记了那些欧椋鸟，欧椋鸟却是无辜地要为这个骚乱负责的。

一个钟头以后，城里又安静而沉寂了，只有一个人还可以给人看见——就是那消防队员，他在水塔上走过来走过去。

那天傍晚，阿基木·丹尼里奇坐在杂货商店里喝 limonade gaseuse^① 和白兰地，一面写着：

“除了正式的报导以外，大人，我斗胆补充一点我个人的观察。父亲和恩人！说句千真万确的话，要不是因为贤慧的尊夫人在本城附近的那座有益健康的别墅里为我们祷告，那就谁也不知道今天会出什么祸事。我今天所经历到的事情，简直不是话语所能形容的。克鲁申斯基和消防队队长的尽职，到了没有话可以用来歌颂的程度！国家有这样忠心的仆人，我很觉着骄傲！讲到我，我只尽了一个能力绵薄的人所能尽的力量，我的唯一的愿望只是谋邻人的幸福；现在我坐在我的家人中间，眼睛里含着一汪眼泪，感谢上帝阻止我们发生流血之灾！由于缺乏证据，那些犯罪的人还在看押中，可是我提议在一个礼拜以后释放他们。那是他们的愚昧引他们走上了歧途！”

① 法语：柠檬汽水（即嘴兰水）。——中译者。

谜样的性格

在一列火车的头等客车的红丝绒座位上，一位漂亮的太太半躺半坐着。一把贵重的毛扇在她那捏紧的手指头里抖着，一个夹鼻眼镜不断地从她那漂亮的小鼻子上掉下来，别针在她的胸前起落，就跟海洋里的小船一样。她十分激动。

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九等文官，他是新进的青年作家，不时在本省的大报上发表描写上流社会生活的、很长的短篇小说，或者，依他自己的说法，就是“Novelli”^①。他瞧着她的脸，注意地瞧着，用鉴赏家的眼睛瞧着。他正在考察、研究、捕捉这个不凡的、谜样的性格的各方面。他了解那性格，他摸透了那性格。她的灵魂，她的全部心理，袒露在他的面前。

“啊，我了解您，我一直了解到您的最深的深处！”九等文官说，吻她手腕上靠近镯子的那块地方。“您那神经敏锐，容易感动的灵魂正在找一条路，好逃避那种……某种混乱。对了，这个斗争是惨烈的，悲壮的。不过别灰心，您会胜利的，对了！”

“写出我的生活来吧，佛尔节玛尔！”漂亮的太太带着哀伤的微笑说。“我的生活曾经是那么丰富，那么错综，那么复杂。尤其是，我是那么不幸。我算得上陀思妥也夫斯基^②的小说里的一个苦难重重的灵魂。佛尔节玛尔，把我的灵魂写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看

① 意大利语：中篇小说。——中译者。

② Dostoyevsky(1821—1881)旧俄作家。——中译者。